

廣東地方文獻叢書（之四）

Guangdong Document Series No.4

新會市文獻選編

Selected Document of the City of Xinhui

張大年 編纂

Compiled by Zhang Da-nian

一九九四年三月香港第一版〔版權所有〕
廣東地方文獻叢書（港版之四）

《新會市文獻選編》

編纂者 張大年

出版者 飲水書室

電話 五四六七八三七

印刷者 太和印刷公司

發行者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一九五—一九七號八樓

電話：五七五三八七七

定價 港幣六十元正

PRINTED IN HONG KONG

廣東地方文獻叢書（之四）

Guangdong Document Series No.4

新會市文獻選編

Selected Document of the City of Xinhui

張大年 編纂

Compiled by Zhang Da-nian

《新會市文獻選編》內容指引

一、市	徵	天鳥振翅	三
二、獻	詩	新會頌	五
三、總	目	九類志略要目	七
四、緣	起	編纂動機	九
五、例	言	本書體例	一一
六、代	序	鄉賢金言	一三
七、文	獻	詳列分目	一七
八、特	錄	新會歷代大事表	四三八
九、致謝小啟			四四五
一〇、編後感言「緣」			四四五

新會市市徽



天鳥

振翅

（說明）經新會市九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批准，「天鳥振翅」為全新會市市徽。

市徽圖採用「天鳥振翅」的造型。「天鳥」呈墨綠色，象徵新會大地鬱鬱蔥蔥，生機勃勃。鳥身由三個三角形拼成，並涵有「XH」（「新」「會」的漢語拼音頭兩個字母）和「岡」字（新會古稱「岡州」）的象形，表示新會地處珠江三角洲、扼控兩江（西江、潭江）的地理位置和今古名稱。「天鳥」翅膀形像葵葉，表示「天鳥」振翅騰飛。「天鳥」整體造型，體現新會「葵鄉」和「小鳥天堂」的景觀特色。「天鳥」眼睛，比喻新會要成為珠江三角洲的一顆明珠。市徽的主題，表現了新會市富有朝氣和活力，各項事業蓬勃發展，蒸蒸日上，前途無限，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興城市。

（《葵城鄉音》總第七期一九九三）



新會頌

七絕二首

張大年

(獻)

新會風光繪彩圖，
城郊廣廈開天地，

銀洲湖畔建華都。
今日僑鄉氣象殊。

(詩)

新會精神氣勢雄，
文明富庶家家樂，

城鄉百業建奇功。
鄒魯仁風百世宗。

撰於本書編成之日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總目

第一 史地志略

甲、建置疆域。乙、政區概述。丙、勝蹟遊記。

一七

第二 風土志略

甲、風采禮俗。乙、愛國護鄉。丙、著名特產。

八一

第三 建設志略

甲、城市基建。乙、鄉鎮經建。丙、建設工程。

一三四

第四 人物志略

甲、聞人事略。乙、鄉賢遺墨。丙、人物逸談。丁、科舉題名。戊、榮譽題名。

一六三

第五 華僑志略

甲、僑事回顧。乙、華僑互助。丙、僑胞貢獻。丁、僑務近狀。戊、僑旅社團。

二五四

第六 文化志略

二九九

甲、方言俗字。乙、文化服務。丙、劇藝宣傳。

第七 教育志略

三三一

甲、普及教育。乙、學校特寫。丙、體育近績。

第八 學術志略

三五六

甲、學說著述。乙、序例選錄。丙、學術活動。

第九 藝文志略

四〇七

甲、語錄詩文。乙、方志要目。丙、市鎮刊物。

緣起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八佾篇》）

中國文獻的紀錄，向來有着「保存史實、觀往知來，明察環境、裨益民生，揚善抑惡、輔導風教」的優良傳統。而地方文獻專書更能儘量地發揮地方史料的傳統功用。因之，它成爲民間有用的鄉土教科書。

我國自古以來，重視文獻，已有明訓。周朝聖人孔子曾慨嘆夏、殷朝代的文獻失傳，說過一番道理：「夏禮」、「殷禮」，「吾能言之」；但是「杞」、「宋」兩個地方「不足徵」，這是因爲「文獻不足故也」。到了現代的五十年代後期，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深深知道國邦文獻蒐集、整理的古訓，他曾鄭重地指示各省各地積極地進行修志的工作。在此，特別要表揚新近喜事。九三年三月五

日北京舉辦了「全國新編地方志成果展覽」，成為研究、整理我國地方文獻的空前盛舉，更可見致力地方文獻的人士，貢獻了不少的績效。所以處在鑑古志今，趕上文明時代的今天，我們必須加強了重視整理地方文獻的功能和實踐修志的工作，才能真正地肩負歷史的任務，發揚地方文獻的積極作用。再具體的說：致力修志的準則，必須突出時代的特點，反映地方的特色，運用詳今略古的方式，又有利於社會安定、繁榮、進步和加強民族間的團結。如果要達到這個預期的宏偉目標，就得從多個角度上，多種功能上，去蒐羅、鑑別、編纂、重組具有歷史價值而又有詳確的珍貴的地方圖籍文物資料。

國學大師梁啟超鄉賢，在他所撰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於文獻志書資料的評價，曾露過苦口婆心的珍惜心聲：「二三千種十餘萬卷之方志，其間可寶之資料，乃無盡藏。良著固可寶，即極惡俗者，亦未宜厭棄。」筆者又記起已故北京輔仁大學校長、史學家陳垣先生諄諄告誡：「對科學研究工作來說，資料工作是重要的。」雖然有時感到對於搞文獻資料工作，集體成效大，個人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在實際上，不論誰人，如能抱有「不問收穫，只問耕耘」的精神去做，終有一天你所抉擇的地方文獻資料，積累起來，有如涓涓水滴，匯成江河，最終流入中華文化的浩瀚海洋。

總結一句說：我們對於重視地方文獻資料及整理地方文獻工作的信念，又何獨不然呢！

例言

一、本書屬於廣東地方文獻範疇的誌書，是爲了蒐集、保存、整理僑鄉新會市古今文獻而選錄的資料，故定名爲《新會市文獻選編》。

二、本書編纂者近年來曾編撰出版過《厓山詩選》、《新會歌謠集》、《新會風貌》三本專書，除對今日的新會市僑鄉的勝蹟、文化、詩歌、謠諺等方面的文獻資料，另加整理紀錄之外，茲特再廣泛地、深入地蒐羅新會市僑鄉的「史地」、「風土」、「建設」、「人物」、「華僑」、「文化」、「教育」、「學術」、「藝文」九個門類的文獻資料而成此書。因此，本書副題特標明爲「廣東地方文獻叢書（之四）」。

三、本書旨趣，從九個門類的內容和篇幅，力求涵蓋新會建邑以來的史跡、地理、人物及其生活、建設、文化、教育、學藝等等的重點，表出地區上時空的特色，人事的積極及貢獻，愛國愛鄉的精神，使本書能夠以小見大，以微見著，不失爲了解新會的眞貌、進步和趨向的需要。其次，本書規

例，除「總目」外，另在九類「志略」前，各有「分目」，詳列「小題」、「頁碼」，以便檢閱。

四、有時對於所蒐輯到的文獻資料，爲了賦予新的切合的內涵和作用，或爲篇幅的所限，可能有節錄的情形，謹請原作者和讀者加予涵量。但編者仍然儘量保持撰作者的姓氏、出處、日期。

五、本書所輯錄各方面的專文、圖片，旨在保存、弘揚地方文獻，促進愛護鄉國的精神。故此虔請名家作者，特別惠賜精神上的寶貴支持，豈只編纂者個人的欣幸和感奮而已！

六、最後特錄「新會歷代大事表」，臚列歷代的要事，藉作總覽，俾讀者加強認識新會僑鄉今昔的印象。

〔附言〕從「大事表」的史實足以看出新會在郡、州、縣、市遞嬗演進的情況，也可見羅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明證。故此，今日我市仍須多賴內外鄉親和贊助的人士，羣策羣力，共同携手建設新新會，達到「僑鄉騰飛，走向世界」之日。

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

科學方法去研究（代序）

梁啟超（任公）

我以為研究國學有兩條應走的大路：

一、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

二、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第一條路，便是近人所謂的「整理國故」。「整理國故」這部分事業最浩博最繁難而且最有趣的，便是歷史。我們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們一家裏兄弟姊妹們，便佔了全人類四分之一。我們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進化線」上頭不斷的做他們的工作。我們替全人類積下一大份遺產，從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裏一直傳到今日沒有失掉。我們許多文化產品，都用我們極優美的文化記錄下來。雖然記錄的方法不很整齊，雖然所記錄的隨時散失了不少；但即以現存的正史、別史、雜史、編年、記事本末、法典、政書、方誌、譜牒以及各種筆記、金石刻文等類而論，十層大樓的圖書館也容不下。拿歷

史家眼光看來，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又不獨史部書而已，一切古書，有許多人見爲無用者，拿他當歷史讀，都立刻變成有用。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不敢贊成；但從歷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說，則何只六經皆史？也可以說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因爲裏頭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貴的史料，和史部書同一價值。我們家裏頭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個豐富的礦穴。從前僅用土法開採，採不出甚麼來；現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礦機器了。這種機器是甚麼？是科學方法。我們只要把這種方法運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煩，自然會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不獨對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類恢復許多公共產業。

這種方法之應用，我在去年所著的歷史研究法和前兩月在本校所講的歷史統計學裏頭，已經說過大概。雖然還有許多不盡之處，但我敢說這條路是不錯的。諸君倘肯循着路深究下去，自然也會發出許多支路；不必我細說了。但我們要知道：這個礦太大了，非分段開採不能成功；非一直開到深處，不能得着寶貝。我們一個人一生的精力，能夠徹底開通三幾處礦苗，便算了不得的大事業。因此我們感覺着有發起一個「合作運動」之必要。合起一羣人，在一個共同目的共同計劃之下，各人從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時的學問根柢，各人分擔三兩門，做「窄而深」的研究，拼着一二十年的工夫下去，這個礦或者可以開得有點眉目了。

（梁啟超撰《治國學的兩條大路》見《梁任公學術講演集》十一年一月九日
爲東大國學研究講演。本文選錄前部文字，特以文內標題爲題目。）

不能輕視資料工作（代序）

陳垣（援庵）

對科學研究工作來說，資料工作是很重要的。解放以來，已經出版了大批資料，但還遠遠不能滿足工作需要，所以我們還要大搞資料工作。

有人認為，資料工作是為別人服務的，本身不是研究工作，所以就看不起，並且不願做資料工作。我認為不管資料工作算不算科學研究，我們也不能不重視，看不起這種「服務行業」是錯誤的，我看至少是缺乏全局觀點。學術理論是為人民服務，資料工作也是為人民服務。研究和著述，離不開資料，我們史學工作者提不出史實，就無法論證。我曾在《中西回史日曆》一書序裏談到資料工作和工具書時說：「茲事甚細，智者不為，然不為終不能得其用。」資料工作總是要人去作；不作，資料就不能很好的被利用。

依我看，理論是作戰方針，資料好比彈藥，只有彈藥，作戰方針錯誤，打槍沒有方向，則不能取勝。但如果只有正確的方針指導，而槍炮沒有彈藥，作戰也難以取得勝利。